

盛世才軟禁黃慕松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十四

民國廿二年四月底，新疆臨時督辦盛世才派出心腹部將劉斌率隊，將垮臺省主席金樹仁由塔城攆離新疆以後，第二件大事就是對付來者不善的小司令馬仲英。盛氏深知小司令馬仲英進軍新疆，協助堯樂博士反抗金樹仁，那只是他的手段，馬仲英要取代金樹仁的地位才是目的。於今金樹仁雖遠離新疆，但所遺高位，因近水樓臺之便，被盛世才取代，馬仲英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非強取豪奪進軍迪化不可。

盛世才對抗馬仲英

以當時省軍將領來說，任何人都不是小司令馬仲英的對手，欲想取勝非自己出戰不可。無如「四二政變」甫行落幕，盛世才自己運用權術方得登上臨時督辦寶座。省方各界是否真的心悅誠服，可說大有問題存在。爲了保護地位，短期內實不宜驟然離開省城一步的；再加馬仲英二次入新，兵力已增到五千餘衆，如再加上堯樂博士與和加尼牙孜兩支維族兵，總兵力就達八千之譜；而盛世才當時所能指揮的兵力，頂多有五千人馬，兩相比較，己方已處下風。如想取勝，就得另想他法

，不能一對一予以力拼的。那樣的後果，吃虧的一定是己方。盛世才年輕時曾在國內西南與東北講武堂兩度接受軍學教育，其後更在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可算是一位真才實學的軍人。他深知當己方力量居於劣勢時，第一要用緩兵之計，先加強己力；第二要施離間之計，來分散敵方力量，然後乘時乘勢，再予以有力的一擊，才可把敵方擊敗。於是盛氏就以臨時督辦的身份，先向省城各界揚言，繼向各文化會指示：主政不仁的金樹仁現已離開新疆他去，本省今後應該過和平的日子，不宜再發生戰亂情事。就以馬仲英率部入新來說，他反對的對象已不存在，反金的任務刻已達成，也應偃旗息鼓，退軍河西走廊舊日駐地爲宜。不過我們新疆各界應組織代表團，前往奇臺去慰勞一番才是。

勞軍宴上緩兵之計

盛世才這一宣示，正是新疆各族居民的心願。於是各族文化會紛紛選派代表，組成慰勞馬軍代表團，前往奇臺去慰勞馬軍。推出的代表是：滿族魯倫、漢族趙國樑、回族馬良駿、哈族胡賽

因、維族滿索爾、蒙族通寶，與省府總翻譯官馬木提伯克等，於六月三日攜帶大批慰勞品，乘了兩輛大卡車，由迪化出發，是日下午抵阜康時已接近馬軍陣地，需辦接頭事宜，當夜宿於阜康城內，四日午始抵奇臺。小司令馬仲英一聽省城各界代表團來到奇臺，乃大喜過望！在他想來，終於等到省城各界歡迎他光光彩彩到省城去就高位。在心喜之餘，先下令在校場舉行閱兵大典，顯示所部盛大軍容，足可保障新疆今後的安全；繼之設下盛宴，表示歡迎，以便爭取各族友誼。

歡宴席上酒過三巡，各代表在耳熱之後，才打開話匣子：首先大罵金樹仁爲政不仁，竟將鄧治十多年的新疆，搞得天下大亂；接再稱頌主小司令，出軍新疆義助維民，才將金樹仁打垮下臺；最後才落到正題，新疆各族同胞，爾今爾後，均願過太平的日子，不願再有兵戎相見情事發生等語。馬仲英就是等來客將話轉入正題，才可開口，乃接下就說：

「金樹仁主政新疆，亂殺無辜，人人得而誅之，其中以本人出力最大。於今金某既被迫離新，其所遺職位，論功行賞，理應由本人取而代

。各位代表由省城遠來奇臺，當然也是本諸此意而來的！」在座的代表一聽馬仲英發言，是獅子大張口，不僅要當督辦，還要兼任省主席。這與他們銜命前來奇臺的任務，大相逕庭，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乃接下解釋的說：

「四一二政變已有個半月了，省局大政不能沒有人出來主持，因此已由各界代表，公推盛世才將軍出任臨時督辦；劉文龍廳長（原教育廳長）擔任臨時省主席。金樹仁所遺兩職，皆已有人，馬師長何必再提此事呢？」馬仲英說：

「他們僅是臨時短暫的，本人提出的是正式的永久的，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的！」

省城各界代表說：「滋事體大，我們幾位代表，既不能作主，也不敢作答，請馬師長派出代表，前往省城去交涉談判好了！」

馬仲英當時是以地主的身份，歡迎省方來賓，決不能在歡迎席上，因一言不合，就反臉成仇，那樣心胸狹小的人，何能當一省的省主席呢？其次又想到，關於督辦與主席兩要職，在座的人，的確沒有作答的資格。最後只好點頭答允，派他的得力參謀楊波清，隨同省方各族代表，於翌日同車晉省，去向盛世才當面談判交涉。就此小司令馬仲英又中了一次盛世才所施的緩兵之計。與此同時，省府總翻譯官馬木提伯克去離開和加尼牙孜的事，則大為成功。

向和加尼牙孜離間

馬木提總翻譯官在宴會散席以後，已知代表團明天就要返回省城，逗留奇臺時間只有一夜，

乃乘夜去找和加尼牙孜，進行離間工作。因他們二人於去年秋，在哈密曾經簽訂過和談條約已成熟友。因此會面後就打開窗子說亮話，馬木提伯克就以報告好消息的口吻，向和某說：

「第一、關於哈密小堡事件責任問題，因金樹仁垮臺離境，盛督辦不願再追究此事，請你放心。第二、南疆警備司令金樹智自殺身亡，盛督辦有意讓你到喀什繼任，不知你老兄意下如何？」

「這是最能打動和某心坎的絕招，蓋因和加尼牙孜原就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他之追隨馬仲英出任北路上校副指揮，原就是借馬的力量來保命。於今接受了盛世才的安撫，不僅可以保命，還可以升官，何樂而不為呢？再說小司令馬仲英攻下奇臺時，所獲戰利品無數，但他全擄為己有，未分配我和某一槍一彈，這是我對我和某人最大的輕視。然而盛世才在八大石皮條曲一戰時，反而放過我和某人一馬，兩相比較，我何不擇木而棲呢？就此和加尼牙孜接受了馬木提的約定。當盛督辦發給他南疆警備司令任命狀時，他即時乘馬南行。當馬木提總翻譯官於翌日由奇臺隨代表返抵省城後，他的任務可說百分之百的達成。盛世才獲得此情後，對於應付馬仲英就有了致勝的方案。

首次談判毫無結果

馬仲英的代表楊波清，於六月七日隨省方代表團抵達迪化後，即被熱忱招待下榻於南花園招待所內。盛世才為表示歡迎，當日設晚宴歡迎。

宴後盛、楊二人就展開談判，楊波清首先發言就談到本題上，他說：「迫使金樹仁下臺，本師出

力最早最大，於今金樹仁遺下文武兩要職，馬師長即使不便兼而有之，但也應二者有其一才對！」這是楊波清代表在盛世才面前所作的讓步。

「關於新疆督辦與省主席的任命，權在中央，貴代表與本人來談，豈不是隔靴抓癢。如馬師長有意擔任此兩要職的話，應向中央國民政府去活動，因本人無此權力，也就無法予以幫忙了！」

盛世才的回答，雖僅三言兩語，但非常冠冕堂皇，頓使楊波清語塞，無話可說了！作主人的盛世才當然不能讓談局僵冷下去，乃接下又說：「若貴師願駐防新疆，不再回返酒泉的話，以現情來論，馬師長出任東疆警備司令一職，倒可商量辦理。」

「東疆警備司令還是少將官位，而馬總指揮現已是中將階級，怎能以中將高位，去接任少將低職呢？」

「那麼提升為中將警備總司令，也無不可！」楊波清在名義上是全權代表，但他對小司令馬仲英倔強的個性摸得一清二楚，志在督辦與省主席的高位上，其他都不屑一顧。乃再找理由加以拒絕的說：「東疆地瘠民窮，推想馬總指揮是決不會同意的！」

「南疆地方很富庶，那麼出任南疆綏靖總司令好了！」

「此事本人不敢作主，必須向馬總指揮請示願否，才能定案！」

於是盛、楊二人的會談就此結束。

中央派黃慕松宣慰

當楊波清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九日準備起回奇臺向馬仲英再度請示時，適國民政府特派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要乘歐亞航機前來新疆的消息傳抵迪化，楊波清為順便打聽一下黃宣慰使來新任務，好向小司令馬仲英作較完整迪化之行的報告，得需暫留迪化，乃以電報報告了跟盛世才談判的經過以及黃慕松要來迪化的消息。

新疆第二任省主席金樹仁被逐下臺的政變，是發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而國民政府則遲到六月十日才派大員來新宣慰，反應如此遲慢，好像中央不甚重視此一事變，曾使新疆各界大失所望！其實正好相反，正因為中央太重視此一事件，才慢了脚步。這由國民政府於是年四月廿八日明令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令中就可證知。原令云：

「查民族平等信仰自由，為吾黨基本政策，亦約法之主要原則。國民政府歷來對邊疆各省之施政，無不一秉大公，恪守此意。新疆僻處西陲，交通阻梗，致與中央聲氣難以相通，民隱未能悉達。雖該省各族居民誠樸洵良，安分守業，素為中央所深悉。邇來國家多故，西顧未遑，新疆居民能本愛國熱誠，體念政府苦心，矢勤矢謹，以生以息，無形中協助中華民族之繁榮與民族之團結者，至大且鉅。中央歷來對於邊疆大吏，無不以勤求民隱，鞏固邊圉為訓。不意該省主席金樹仁受命以來，凡百設施，未能體仰中央意旨，致肇此次事變，聞之實深惋惜。現該主席金樹仁引咎辭職，中央已經核准。正在慎選賢能，妥為治理。並先特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為新疆宣慰

使，務期和輯軍民，嘉靖地方，務望我新疆各族居民，仰體斯旨，各安所業，靜候辦理。毋得聚眾越規，致貽隱憂，有厚望焉。此令。」

處理政變三項原則

由國府此一明令的發表，就知中央對新疆政變事件，非常關注。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本此令旨，進而擬訂處理新疆政變善後三原則，也可說是往後繼任者施政三原則。其內容如下：

第一、新疆外交要統一於中央。

第二、新疆軍事要統一於中央。

第三、新疆境內居民要平等，宗教要自由。

前兩項是針對新疆自民國以來，就形成獨立局面而來；後一項係言新疆動亂起源，是源於金樹仁歧視維民，取消回王制度不當所引起。於今盛世才與劉文龍，雖被新疆各界推舉為臨時督辦與省主席，是否志願朝此三大原則去進行，尚不知情。必須派專人前往新疆調查清楚後，才能發表繼任人選。如盛、劉二人原有此意，當可發表真除令就可了事，否則就得另選賢能。這是中央當時處理新疆政變後的態度，可謂慎重之至。派何人去調查呢？又成為問題。因新疆是回民聚居之地，因此有提出派南京回教馬良大阿訇入新走一趟，但馬良大阿訇當時年事已高，不宜遠行，遂又作罷。其後再考慮到人事關係，時任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是大陸大出身，與盛世才有同窗之誼，尤其在參謀本部同事兩年，兩人很合得來，最後乃決定由黃次長作入新之舉。但黃慕松認為調查大員名義不好聽，旋改稱為宣慰使。這是黃慕

馬仲英領兵撲省城

當黃慕松以新疆宣慰使身份於六月十日飛抵迪化時，盛世才非常高興，就偕同劉文龍主席，親到機場去迎迓，並引進住到督署東花園招待所的鎮邊樓內。在他想來黃宣慰使不遠萬里由南京飛來邊城迪化，除了宣佈真除令外，就是為他與劉文龍二人就職監誓而來的。但是探試的結果，令他非常失望，黃氏僅透露專為明瞭新疆大局而來，就此引起盛氏的不滿與懷疑。他認為黃慕松來新，名為宣慰實為調查；換言之，即中央根本不信任他，主新者將另有其人。尤以黃氏在京地位不低，可能就是接位人。必須加以防範，否則到手的新疆邊防督辦，就得拱手讓人。

在盛世才的心目中，倒金主要份子陶明樾、李笑天與陳中三人，都是危險份子，他們既敢倒金於先，就可倒我盛某於後。尤以陳中出身黃埔三期，與中央的關係非常密切，黃慕松由南京遠來新疆，在人生地不熟情況下，非爭取陳中不可。於是防黃的第一步要訣，就是監視陳中的活動。就在此時，突由空中偵察隊發現，小司令馬仲英已採取軍事行動，率其所部由奇臺直撲省城而來。

原來馬仲英接到他的代表楊波清的電報以後，對在迪化談判的結果，大表不滿。在他想來，自己率部兩次入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除了自己身受重傷外，還貼上愛弟的一條性命，才將金樹仁打垮下臺；於今金樹仁下臺離新，所遺的文武兩要職，竟連一職都弄不到手，真是豈有此理。

於是馬仲英內心痛恨盛世才，尤其過金樹仁。此時此地他才徹底省悟過來，要想當新疆督辦或省主席，就得要比拳頭，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如在中央大員蒞臨迪化時，能率軍一舉將省軍打垮，以戰勝者的姿態，佔領省城，造成既成事實，還怕中央不承認我馬仲英來當新疆督辦嗎？

馬仲英想明白了以後，乃即時下令馬虎山爲開路先鋒向孚遠縣進攻。孚遠縣省軍守將李福壽營長係回教徒，一因宗教關係，二因力量懸殊，深知不是馬軍的對手，只好開城投降。馬虎山佔領孚遠縣城後，只休軍一天，翌日再率部向阜康城進發。當馬軍抵紫泥泉地方，就與省軍先頭部隊發生遭遇戰。蓋因盛世才深知馬仲英來者不善，乃親自率領六路大軍前來迎戰。

盛世才率大軍抵抗

原來盛世才接到空軍偵察報告後，他深知馬仲英率軍入新，就是想當新疆督辦而來的，對他說那是百分之百的現實敵人；而黃慕松抵迪化，仍是想像中的敵人；想像中的敵人，未必成爲事實，起碼還有時間可以運用；而現實的敵人，就必須真刀真槍來比高低，尤且已沒有時間可以迴旋。兩相比較，他就得先去對付馬仲英，將小司令擊敗後，回頭再來對付黃慕松。於是他一面以同鄉關係邀得東北義勇軍旅長鄭潤成來拔刀相助；一面下令任命陳中爲行營參謀長隨他東征。徵召陳中的理由，在表面上說，因係黃埔軍校出身，懂得遣兵調將的戰術；在骨子裏却在防阻陳中爲黃慕松出力獻計，這就是盛世才當時所施的一

石二鳥之計。此外更將和加尼牙孜出任南疆警備司令的任命狀弄好備用。當盛世才親率六路大軍進抵阜康縣城後，就將指揮總部設在阜康城內，然後派出小部尖兵向馬軍所據的紫泥泉地方進攻，兩軍不時接戰，火線越拉越寬。於六月十二日晚，兩軍佈陣就緒，醞釀大戰。是日晚盛世才就將任命和加尼牙孜出任南疆警備司令的任命狀，親手交給馬提總翻譯官，去會見和加尼牙孜，一面交任命狀，一面和軍就與歸化軍換防。因爲雙方都是騎兵，來去迅速，和某就率其所部，由省軍防地轉進到天山區內，脫離了馬仲英的陣線，就此也出賣了馬仲英。但馬仲英毫不知情，還以爲是一大助力。不意當十三日清晨，盛世才下令發動黎明攻擊時，馬軍在兩面受敵攻擊下，結果大敗虧輸，尤且主帥馬仲英又形掛彩。馬軍只好向奇臺敗退。

窩裏反馬仲英折將

古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小司令馬仲英當時正遭遇上如此這樣的情形。當他由紫泥泉敗退奇臺時，他潛伏於迪化西郊妖魔山中的馬全祿團長，竟被營長馬德祥刺殺喪生，馬仲英就此又損失了一員大將。當時新疆人都稱之爲窩裏反；其實這又是盛世才施間的另一成功。蓋因馬全祿潛伏於妖魔山中，誠爲省城安全上的一大隱憂，因此當盛世才當上督辦後，就派間諜去離間馬全祿的營長馬德祥。當盛氏率部東行時，再許以騎一師師長名義，要求馬德祥下手；而馬德祥果然官迷心竅，做下此一大逆不道的傑作。

這是馬仲英成軍以來，僅有的一件不幸事件。

馬仲英在紫泥泉一戰，因被和加尼牙孜出賣，結果大敗虧輸，損失不輕，自認在天山北路的力量，已難跟盛世才一爭短長。但他決不就此低頭認輸，善罷甘休。從此時起他立誓要把盛世才打垮，才能甘心，於是一面命馬虎山輕騎簡從，由奇臺北境沿將軍戈壁邊緣，繞過孚遠、阜康、乾德等地，去進駐昌吉南山，好就近收拾馬全祿所部，作東山再起的本錢；一面再令馬正雲率其殘部殿後，取道天山大坂山路，逕去吐魯番跟樂博士與馬福元會師，然後從長計議，再作進取迪化之計。盛世才在紫泥泉一役，將馬仲英擊敗以後，他認爲小司令一時無法整軍經武來威脅迪化，在當前情勢來說，已成了他的次要敵體。而住在鎮邊樓內的黃慕松反而成爲第一號敵體，必須及早返回省城多加應付。唯恐活羅份子陳中返回省城爲黃効力，再施一石二鳥之計，即時再令陳中爲追擊馬軍主將，率領歸化軍尾隨馬軍，好將小司令馬仲英逐出新疆。起碼也得追到哈密鎮西一帶，再聽候命令來處理。不意馬仲英兵敗以後，並未向東撤退，反而採取迂迴戰略翻過天山大坂跑到吐魯番去了。陳中藉口報告軍情有變，乃率歸化軍逕反省城，就此更遭盛世才的疑忌！

鎮邊樓上設鴻門宴

省軍在紫泥泉大捷的消息，傳抵迪化後，盛世才的身價陡漲百倍，省城各界爲了討好盛世才，擬搭一座勝利之門彩牌，並派一部小座車開往阜康，好讓盛世才光光彩彩的勝利歸來，因而派

出代表去阜康，向盛世才透露此一消息，要請督辦在阜康多停留一兩日。然而盛世才却不作此想；他認為這是黃慕松發動二次政變的緩兵之計，他不能中計上當，於是星夜趨趕，悄悄的跑回迪化，以便爭取取防黃的時間。盛世才於六月十九日，秘密趕返省城後，首先接得城防司令盧毓麟團長的密報，指陳李笑天會連絡駐軍首長，發動政變的計劃；旋又獲悉省府秘書長陶明樾與黃宣慰使交往密切，走得很勤，已證明他對黃的顧慮一點不錯。就在此時，負責追擊馬軍的陳中，亦放棄職責，趕返省城，陳報稱馬仲英並未率部東逃，是改翻天山大坂逃往吐鄯等地，因此未便追趕，特趕返省城報告馬軍近情，再議對策為理由，搪塞責任。陳中原是盛氏最不放心的的人物，於今陶、李、陳三個倒金核心人物，又會合在一起，在擁黃的名義下，定會作出不利於自己的行動，必須及早除此三人，以免後患。乃請劉文龍省主席出面，邀請軍政兩界有關人員，於六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假鎮邊樓召開臨時會議，好向黃宣慰使報告新疆軍政近情；以及慶祝東征勝利向盛督辦道賀，務希應出席人員按時出席為荷。因為會議名堂正大，應出席人員都不疑有他，有的提前簽名，有的按時報到。唯陶明樾、李笑天跟陳中三人過時才到，蓋因三人都很機警，有了警覺，要研商一下對策。但旋又想及開會地點在鎮邊樓內，即使盛世才心狠手辣，也不便在中央大員下榻處遽下毒手的！他們三人研商以後，還是前來出席為宜。不意當他三人走到會場簽名處，簽上姓名以後，無異驗明正身，伏於會場監視人員，一看三

人姓名無誤後，即時予以逮捕，被押往樓下去了。盛世才這時才步入會場，劉文龍主席也宣佈開會。就在劉主席報告開會主旨時，突聽樓下傳來數響槍聲，出席的人員都大感驚恐，不知所措。而盛世才在聽到槍聲後，已知他要解決的三人斃命，才立起發言宣佈：省府秘書長陶明樾、空校校長李笑天、督署參謀長陳中等三人，因陰謀政變，要推翻現政府，證據確鑿，刻已繩之以法。此事與在座諸公無關，請大家安心，繼續開會好了。在此刀光血影情況下，那還有什麼會好開。劉文龍主席一看大家心慌意亂，也就草草結束了事。當出席人員相繼散會後，鎮邊樓就由貴賓招待所一變而成爲囚人地。中央宣慰使黃慕松，早爲座上客，乍作階下囚，就此被軟禁起來，不得再與外人接觸。

大員被囚中央束手

盛世才在督署鎮邊樓內，將中央大員黃慕松軟禁起來的消息，傳抵南京後，行政院長汪精衛非常不滿，大爲震怒，但也僅不滿與震怒而已。在地隔萬里，鞭長莫及情形下，對盛世才蔑視中央的舉措，可說一籌莫展。如施強硬手段，來撤盛世才的現職吧？政院根本沒有任過盛的職，何由撤起；如施和平手段，即時下真除令吧？政院所派去的大員尙作階下囚，如這樣處理此事，豈非變作綁票勒索案嗎？置政府體統於何地？就此給行政院造出史無前例的尷尬的局面，使行政院長汪精衛無法收拾。最後還是由委員長蔣公介石去想辦法，來收拾此一尷尬局面。乃徵召彭昭

賢氏，以軍事委員會視導專員的名義，前往新疆跑了一趟，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以老朋友的資格，去調解此事，來息事寧人。蓋因盛世才在南京服務時，就與彭氏過從甚密，很談得來；其後盛氏得以入新，全由彭氏大力向新疆省政府駐京代表魯效祖推薦而成功的。因彭盛二人有此較深的淵源，蔣委員長乃徵召彭氏入新作調人。彭氏爲了光明正大赴新，乃在起程之前，先電知盛氏起程日期及到迪的時間，好讓盛世才有所準備，果然獲得盛世才的好感。當彭氏飛抵迪化機場時，盛世才會親到機場去迎迓。同車進城後，就被安置於盛氏私邸。彭氏入新疆抵迪化，可說有了好的兆頭。

彭昭賢應召往化解

彭昭賢進住盛氏私邸後，當要謹言慎行，不能再踏黃慕松的覆轍。據彭氏在各方調查，黃慕松之所以惹火燒身，是因其以中央大員身份，放言高論，多放厥詞，有以致之。他在盛世才率軍東抗馬仲英之際，竟主張將督辦制改爲委員會之制，並將張培元、馬仲英、堯樂博士以及和加尼牙孜等均列入新疆軍事委員名額之內。尤且再主張由張培元主持北疆軍事，由馬仲英出掌南疆兵權，然後由盛世才出任委員長而總其成。就此新疆的軍要都有其位，紛亂的新疆就可大治。站在中央大員的立場，來提出此一治新的辦法，當然無可厚非。然而盛世才却不作此想，認爲你黃慕松在我離開省城之際，就當了新疆的主人，置我盛世才於何地？如假以時日，黃慕松可能要黃袍加身，必須及早殺雞儆猴，給黃慕松一點顏色看看

！就此在鎮邊樓下，引出刀光血影事件；黃慕松亦失去自由。

彭昭賢氏明悉上情以後，乃在茶餘飯後，相機來下說詞。首先說明中央派黃員入新，僅是形式上作負責的表示，一俟黃員返京覆命後，就可下真除令的。其次再透露蔣委員長對新疆大局非常關切，且有厚望，希望盛世才老兄以禮把黃先生由南京接來迪化，再以禮把他由迪化送回南京

，不就了結了嗎？

盛世才對彭昭賢具有感恩圖報之心，尤對蔣委員長信仰有加，一聽蔣委員長對新疆十分關切，對他有厚望焉，也就乘風張帆，給了彭氏一個順水人情，當下就答應：「就如此辦理好了！」當天晚上彭、盛二人談完此事，第二天黃慕松又被待為上賓。黃宣慰使獲得自由後，首先以明電發往南京，向政院報告新疆近情，指言盛世

才與劉文龍二人甚獲新疆各界擁戴，為了新疆前途計，政院宜早下真除令為宜。接着盛世才就向歐亞航空公司包了一架專機，將黃慕松宣慰使及其隨員，由盛世才偕同彭昭賢，親自送到迪化機場，將黃慕松送走。

軍委會視導專員彭昭賢氏為了證明自己言必

有中，反而留在迪化，為盛、劉二人等候佳音。
(未完待續)

湯恩伯的生平

汪治平

湯伯恩原名克勤，字恩伯，以字行，浙江武義縣人，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八月十五日生。年十五入武義縣立壺山高等學堂，十七歲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十八歲入杭州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後前往廣東，考入援閩浙軍講武堂，二十一歲畢業，民國九年任援閩浙軍排長，民國十年留學日本，先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民國十三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步兵科，民國十五年畢業。歸國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嗣即調升作戰科長，隨軍北伐。十七年北伐完成，轉任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生大隊長。民國二十年出任第八十九師中將師長，參與平定閩變及江西剿共戰事。抗戰前期，曾參加百靈廟、南口、保定、娘子關、臺兒莊諸戰役，頗著功勳。曾在山東、江蘇、河南、安徽前線抵抗日軍，先後出任第十三軍軍長、第二十軍軍長、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戰區副司

令長官。所向有功，多次擊潰日軍主力。民國三十二、三年，日本從事打通南北戰線，動員大軍進攻衡陽、桂林、貴州獨山，湯恩伯以其所編練的第十三軍和第一十九軍編成第三方面軍，於貴州抗拒日軍，殺敵致果，捷報頻傳，名震一時。抗戰勝利前夕，任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上將司令官，指揮反攻軍事，克復柳州、桂林，八年抗戰，轉戰南北，無役不從。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湯恩伯率領第三方面軍主持上海地區的接收工作。民國三十五年中共叛國，擴大變亂，湯奉命出任首都衛戍司令兼陸軍副總司令。三十六年代理陸軍總司令。三十七年冬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三十八年五月從事上海保衛戰，利用既設工事，以十萬殘破之師，當共匪陳毅所部較國軍優勢四倍之衆，苦戰十餘日，殲滅敵軍十三萬人，惜因後援不繼，無力反攻，祇好盡力維護撤退重要物資，待軍公教人員及政府物資疏運

完畢，為保存元氣，乃遵照中央指示，將部隊自滬滬轉進舟山金廈，建立外島據點，以鞏固復興基地臺灣。民國三十八年秋天，共軍攻陷福州，進窺金廈，湯恩伯以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坐鎮閩南，督飭所屬加強工事，重創共軍葉飛部於廈門外圍。同年十月共軍進攻金門，在金門古寧頭強行登陸，佔領濱海堡壘，負隅頑抗，湯恩伯親臨前敵，督飭李良榮、胡璉兩兵團所屬部隊，奮勇迎擊，切斷共軍後援，激戰兩晝夜，將入侵共軍全部殲滅俘擄，無一生還，創造舉世聞名的古寧頭大捷。凱旋後調任東南軍政副長官，民國三十九年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四十二年一月因病赴日就醫，就便考察戰後日本復員工作，五月返國；四十三年五月中旬再度赴日醫治胃疾，住慶應義塾大學病院，經施手術三次，終告不治，於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六月二十九日逝世，年五十五歲。